

关于《感伤的罗曼史》

目 次

一目了然的时代 (节譯).....	苏奇科夫 (1)
薇拉·潘諾娃 (节譯).....	鮑古斯拉夫斯卡雅 (14)
多样性中的一致性 (节譯).....	特里丰諾娃 (24)
必要的辯駁 (节譯).....	斯科里諾 (28)

一目了然的时代 (节译)

苏奇科夫

无疑問，在有才能的女作家薇拉·潘諾娃的新作《感伤的罗曼史》中也会觉察到有对社会主义本质的片面理解。其实，如果不只把这部小說看成是在过去年代里的感伤的游記，而想确定这部小說的中心主题，那作者大概是想把本书的主题写成是小說的主人公，作家謝伐斯季亞諾夫性格的成长。我們所以讲“大概”，是因为，按我們的看法，这本书的主题不是很明确的，作品的构思象一种还未定型的东西，算我們說一句冒失話吧：就連作者自己对作品的构思也不是經過通盘地考虑的。

《感伤的罗曼史》充滿了二十年代生活的細节：帶着英国貴族式怪样儿的共青团員的游行队伍，城市中有着不曾被革命彻底消除的南俄省城痕迹的烏烟瘴气的街道，劳动交易所，附近还有一家屬於某殘廢互助会的、和在新經濟政策下兴起的附近的私人館子竟賽着的“列諾梅”咖啡店，破旧的房屋，空蕩蕩的牆壁，几張铁床，小說的主人公就呆在这里；还有城市报纸的編輯部，这些报纸的工作人员都在学习着，为了成为真正的苏联的新聞工作者；这里还有孤儿院，不时发出石炭酸和久未洗过的衣

物的味道。全书貫串着各种各样的那个时代的人物：有躲在臭虫窝里的庸俗的人們，有飞黃騰达的年青的苏維埃官員伊利亚·戈罗德尼茨基，过去他参加过革命，而今天他成为蜕化分子，竟伸手向新政权要求好的待遇，热衷于升官发财，他拥有舒适的住宅，賢惠而順从的妻子，她无微不至地关怀着他，那几乎是铁打的身体。书中也提到伊利亚的父亲，他是一个乐天派，新經濟政策时代的投机分子，他就象从古代流行的故事里钻出来的人物一样。他为了自己不光彩的社会地位不致影响自己的身份，終于被有“权威”的儿子給介紹到苏联某机关做一名貨物管理員。

小說中还写了他的最小的弟弟謝姆卡·戈罗德尼茨基。他是一个患肺病的少年。內心的矛盾一直在折磨着他，因为他的真誠的共青团員的理想和他父母、兄长、全家的小資產階級本性經常发生冲突。当初他把哥哥神圣化了，把他看成是充滿革命热情的英雄。小說中还描写了一些次要的人物，他們都是二十年代的共青团員們：粗野的丫頭們（不过，随着时代的变化，她們都成了勤儉持家的主妇）的名字都是很古怪的，如“电气化”“街垒”等。还有被单恋所摧毁了的薩夫丘克，他无心以全力来改变二十年代的紊乱現象。还写到了一些把全副精力都貢獻給普及文化工作的女图书館員們，她們都是忘我的書籍宣傳者，她們是好学的青年們的教师。

作者使过去时代的很多细节——生动的一去不返的生活详情，我们祖国历史上过渡时期的特点，由苏维埃国家的新经济政策所决定的这一面貌，都在小说中重现了。

这个时代不仅仅是有租借和英国佬的兴盛，有游戏场和为女人做胸罩和“娇媚的”紧腰的铺子的时代，不仅仅是一些军事共产主义狂热者精神危机的时代，不仅仅是造成城市青年堕落的失业和劳动交易所的时代，也不仅仅是嗅到猎获物气息的巩固了的富农阶级的时代。都不是的，这首先是社会主义经济大积累的时代，是和投机分子、修正主义分子斗争的党的队伍成长的时代；是为了捍卫列宁在第一个五年计划艰苦年代里获得成绩的基础上提出的全国工业化方针的时代，也就是从俄罗斯的落后状态到今天的工业化的时代。这是在非常复杂的情况下，在和资产阶级影响斗争中，苏联劳动青年社会主义觉悟提高的时代。青年们来自被摧毁的乌烟瘴气、尘土飞腾的贫民窟的角落，来自沸腾着阶级仇恨的乡村，来自偏僻的小城市，在这座小城市里有些较高的房屋就象政治犯的监狱一样，在那大锁后面躲藏着避开革命的恶毒的小市民阶层，这些青年离开了这些被唾弃的、散布着集市的场所，走上了恢复苏联工厂的岗位，他们进入了工农学校，用不习惯的手拿着制图仪器和圆规，坐在工农学校的课桌旁。他们走到了生活的最底层，他们骄傲地高举着前辈们燃起的神圣的革命火炬。这代青年是那么不可

調和地仇恨着根深蒂固的私有生活方式和資產階級的道德觀，是那麼堅決而勇敢地建立了新的道德，他們也曾由於極端和過度嚴謹而犯過不少錯誤。在表面看來是欠柔和而粗暴的詞句中蘊藏着多么純真的感情呀！

薇拉·潘諾娃決定在小說中要描繪的二十年代的青年都是在革命的教養下成長起來的，都是在國內戰爭結束後長期沒有停止過的階級鬥爭中（只不過是形式上有些變化而已）成長起來的。二十年代這輩人精神面貌之所以高尚，是與不久前發生的翻天覆地的革命事件有着有机的聯繫，這個革命事件明確地表現了階級覺悟的提高，強烈地要求時代加快步伐，迅速地在祖國的土地上建起社會主義。這輩人並不是經常意識到國內建立社會主義社會的現實過程中的一切客觀困難。這是一個在遭到破壞的和歷代落后的基礎上，在整個資本主義世界仇恨包圍下剛剛站立起來的國家。但是這輩人身上就具備了社會主義新人的特點，這些新的特點將徹底粉碎我們生活中那些沒有完全被革命摧毀的一切。

各個生活領域內都感到了這個針鋒相對的新舊之間不調和的鬥爭。這中間也包括了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中新舊的鬥爭，這正是作家所最感興趣的。我們能講些什麼呢？她有权這樣寫。類似這樣來表現二十年代的生活是有其自己的邏輯和廣泛的意義，因為蘇聯人精神品質和特點的成長過程是有他自己的歷史的，是與我們國家社

发展的进程紧密相连的。因为那些对成熟了的社会主义社会来讲是新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特点，并不是今天才产生的，这些特点的基础还在革命年代和革命后初期的日子里已经形成了。

由于作者的兴趣，潘诺娃在《感伤的罗曼史》中把注意力集中在主人公谢伐斯季亚诺夫的两性生活方面，这就是他与富有诱惑力的姑娘的那段不顺利的恋爱史。这是一位和他同年的女孩子大卓雅。她是一个空虚的小市民，谢伐斯季亚诺夫崇高的感情没有能引起她的同感，很明显，卓雅是不善于接受这种爱情的，当她享尽了初恋的欢乐，就离开了谢伐斯季亚诺夫而投入了咖啡店管理员的怀抱，这个人历史不清，过去当过白军，当卓雅的情夫被揭发，她被怀疑为和“过去的人”有政治联系而蹲了一些时的拘留所以后，就嫁给了豪华的官员伊利亚·戈罗德尼茨基，和他一起到首都去了，这个人物就永远在谢伐斯季亚诺夫的生活中和在小说中消逝了。谢伐斯季亚诺夫由于大卓雅的出走万分苦恼，过了几年之后，他和大卓雅的朋友，也是他自己的朋友，小卓依卡结了婚。她是一个朴实的共青团员，一个爱劳动、有魄力的妇女。她真正地爱着谢伐斯季亚诺夫，虽然他依旧怀念着第一次的爱情，没有发现，也没有能理解她的坚贞而忠诚的爱情。这就是小说的内容。如果作者只把自己局限于这个范围之内，我们将要说这部作品的道德标准是不深刻的。无可

爭辯，这样一个理想也不过只是一件皮大衣和一双漆皮鞋的小市民是不值得爱的。但是仔細地閱讀了小說之后，就可以推翻这个結論，因为作者所感兴趣的与其說是爱情本身，不如說是爱情对于謝伐斯季亞諾夫的精神面貌的成长，对于他的社会覺悟所产生的后果。

从书中可以看到，只有爱情的悲剧在謝伐斯季亞諾夫的道德品质和教养上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正是在这一点上我們和潘諾娃存在分歧，因为小說的材料本身、作者自己的論断和对謝伐斯季亞諾夫形象的心理描繪正和潘諾娃想給讀者的結論相反。謝伐斯季亞諾夫經過恋爱悲剧后，並沒有改变，只是作者牵强地把他安置到一系列复杂的社会事变中去，他从一个文化水平不高的青年变为城市报纸的工作人员，到后来也是和在遇到大卓雅前同样是个生活的观察者，对卓雅的恋爱也沒改变他这个形象內在的消极性，这是他最基本的特征，消极性并不是他性格上偶然出現的特点，因为作者把他看成这样一个人，他的对世界和生活的概念之所以能扩大，只是由于他更深刻地从人道主义的角度去理解人了。

潘諾娃认为在謝伐斯季亞諾夫身上人性的增长，正在于新时代給他心灵上增添了的那些肯定的和基本的东西。当他經历了爱情美梦幻灭的折磨以后，开始对人們更善良了，对人們純人性的缺点更寬容了，他不能正确和堅決地認識这些缺点的本质和它們的社会根源。由于年

體和沒有生活經驗，他原諒了大卓雅，並且想回到她身邊去，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他不能認真地譴責卓雅險惡的駝背兄弟，從書中的敘述來看，那是一個毫無生氣的舊時代和陰暗冷僻的私有制生活的體現者，駝背來到謝伐斯季亞諾夫面前替遭到不幸的卓雅奔走的一場滿可以成為小說的一個思想高潮，因為這裡應該公開而直接地表現出謝伐斯季亞諾夫的世界觀。小說的主人公在這難以捉摸的，按他的說法在這舊社會的渣滓，“逍遙法外的危險”的事物面前，只是无可奈何地聳聳肩而已。口頭上他是譴責了駝背，但當他應以全副精力來反對駝背的煽動時，他被一種人性的天然力所制服了，因為作家認為這種能吞并一切的对卓雅的感情使他拋開判斷的因素，使他的意志力和覺悟性都麻痺了。謝伐斯季亞諾夫是可能怜悯卓雅的，但是他必須表明自己對面對着的這個人的態度，因為所發生的這些事都是和他的社會良心、思想面貌相矛盾的。

在《感傷的羅曼史》中，人身上的個人的一切脫離了社會本質，個人的東西在決定作品中人物彼此聯系中又占了主要地位。

不管作者是否主觀想要這樣，潘諾娃把時代的一切關鍵問題都附屬於人物之間的個人關係的範圍之內了。使客觀社會現實只起了次要的和並不顯著的作用，所以展開謝伐斯季亞諾夫的悲劇的時代背景是那麼文縷縷的，

生活的特征也是那么表面和自然主义式的。因为并不是它們在决定着謝伐斯季亞諾夫的精神世界的发展，它們并不是他感情和意識的培育者。因而主人公本身的性格表現得也是那么不生动，因为再沒有比作者把书中人物看成是純粹的个人的历史再貧乏的表現方式了，作者想通过搖擺的超时代的人性来看时代的企图是得到了及时的懲罰了。小說中另一个重要的形象，他的生与死應該在謝伐斯季亞諾夫的社会思想成熟过程中起决定性的作用，我們指的是庫什里亚这个人物。

他是誰呢？其实庫什里亚才是时代的真正主人，而不是謝伐斯季亞諾夫，他是內战的参加者，是以自己的鮮血保卫了革命果實的人，他是肩負了悲剧般偉大革命时代的重担的人，他也和謝伐斯季亞諾夫一样，是大无畏的共产党员，他們是組成苏維埃政权的骨干，他們是苏維埃政权的坚强的支持者，也是在和隱藏与公开的階級敌人斗争中的战斗成員。象庫什里亚这样的人是只有在苏維埃政权下，苏联生活中才能产生的。因为这一切都是和革命血肉相連的，正是庫什里亚去到了藏匿着富农階級的农村馬尔加里托夫卡那里，也正是他死于富农的枪彈之下。

这个人物的生与死都是为偉大的历史必然性所限定，而这必然性是又富于悲剧性的，又严酷，又乐观，因为正是无数的庫什里亚攻打彼列科普城圍牆，摧毀了卡別

里軍官們的团队，手執刀劍在騎兵队里走过了光荣的道路，完成了史无前例的保卫人民和全人类的英雄事迹，为了爭取自由，牺牲了个人未来美好的生活。苏联文学的功績还在于它在塑造我們时代的英雄形象时是全面的：美迭里札、恰巴耶夫、郭如鶴、柯察金，他們都活在人們的記憶里。对这些形象的性格上的主要和起决定性作用特点的描写是有分量的，也是真实的，他們的生活范例在教育着世世代代的讀者，如果把这些人性和在《感伤的罗曼史》中的庫什里亚来比較一下，很明显地暴露出一种情况，那就是作者只是把通过自发的人性来描写人的原則作为自己作品的基础，而这种描写原則与历史的真实是完全不相容的。

潘諾娃頑固地強調在庫什里亚身上的人性弱点，所以他在我們脑海里留下的好象是一个和克桑卡、里茲卡这两个姑娘糾纏不清的自負的歇斯底里的人，这样他便缺乏足够的条件成为生活中第一位的人物，小說中明显地指出了他是得不到这个位置的。在书中对庫什里亚的內心品质的揭露不是在他的社会活动範圍内展开的，也不是从表现他性格上公民的本质方面着眼，而只是通过个人生活範圍来展开的，他赶走了女战友克桑卡，终于和胖姑娘里茲卡的命运連結在一起了。庫什里亚在家庭中找到了真诚的依靠，正是在这里展开了他本性中純人性方面的特点。“午餐又营养又丰富。还特地端上一碟虾米

做下酒菜。庫什里亞象个一家之长似地坐在桌旁，受着尊敬和关怀。可以看得出来，这里的人一向如此待他。他把这些都当作是理所当然的，不过他不时地看看謝伐斯季亞諾夫，无声地問：‘你发现了沒有，她們如何器重我？你发现沒有，我有一个多么互敬互爱的和睦家庭？’謝伐斯季亞諾夫回想起他辦的在吉霍列茨克和維里柯克尼雅車站上的情形，不禁因为他們生活得不錯而滿心欢喜。”

錯了，吉霍列茨克和維里柯克尼雅和庫什里亞这种小市民的幸福是沒有任何相象之处的，因为在现实生活中庫什里亞性格里作为一个公民的責任感（这責任感使他冲向白匪軍的机枪火力）和他人性的本质是沒有矛盾的——它們是統一的，不可分割的，他真正的本质無論如何和作者贈給他的腐朽的幸运儿是不相吻合的。那种床鋪上放滿被褥的无价值的小屋，屋中摆設着各种放有不精致的瓶类裝飾品的柜櫥，挂着綉花壁毯的四壁，这所庫什里亞家庭住着的屋子是和这样一个物不調和的。

可見作者也感到庫什里亞这个形象的历史真实性和作者授予他的生活上的滿足是相互矛盾的。她认为可以扩大表现出这形象身上的普遍人性的自发势力，所以潘諾娃安排庫什里亞死在富农把持下的乡村了。如果回想一下小說的中心主题，是有对謝伐斯季亞諾夫性格形成的描繪的，也可以肯定的讲：庫什里亞这个生活中的榜样

对謝伐斯季亞諾夫沒有起任何影响，只不过是同时存在着这两个人物罢了，他們两个人都各有自己的痛苦和欢乐，自己的道德品质，更准确些說，就是各有自己的缺点。两个人都在渴望着从无知中解脫出来，两个人互不相关地走过了同样的路程，任何能表现出历史时代内容的精神本质都沒有影响到这两个人看来好象是各自孤立的命运。

那么庫什里亞的死呢？有权說作者写这段插曲很不成功，也不仅因为她把社会生活中最重要的一环——阶级斗争——写得太潦草了，問題在于作者如何对待这些带有悲剧性的事件。謝伐斯季亞諾夫在想些什么？当他要到出事地点去的时候，在那他必須公开和杀死庫什里亞的革命敌人斗争的地方他又想了些什么？他出行的这一場是在过去与今天的对照下写成的，也就是在写謝伐斯季亞諾夫不常想到的庫什里亞的死的时侯，写到他在活生生的现实生活中与送走了自己不幸爱人的卓雅不断来往。所有的一切都混合在这一場里了：对出行有散文式的詳細描写，有生活中不值一提的小事，也有謝伐斯季亞諾夫在爱情上受到的折磨，还有这个空虛的多嘴女人，謝伐斯季亞諾夫的伴侣卓雅兽性的自我滿足和火車头发出的汽笛声，在这看得見的日常生活的后面提到庫什里亞的死，好象作者想說明：这就是生活，在生活中一切汇成一条激流，它按着那个在人生活中唯一最重要的不可变

的基础向前流动着，这个人们生活中唯一重要的基础就是爱情和死亡。

这是不对的！因为谢伐斯季亚诺夫不可能不知道庫什里亚是为什么而牺牲的，他的死对谢伐斯季亚诺夫的生活和心灵都有着直接的关系，但是谢伐斯季亚诺夫对调查这件事却非常消极，对乡村与人们的痛苦冷淡到难于理解的地步，正是在这里展现着尖锐的新与旧的斗争。在这段的结尾作者把谢伐斯季亚诺夫引到乡村的坟地去不是偶然的，她正想通过这些来强调出人们心中对社会的责任感之外的力量的万能。死后人们都是平等的……就这样杀死了庫什里亚，在追悼会上人们唱着挽歌，他的亲属们都来了，他会被活着的人们忘掉，就象那个谢伐斯季亚诺夫曾在她墓上念过幼稚而富于感情的祭词的女孩子一样被遗忘的，正象一向是惦念着卓雅的谢伐斯季亚诺夫把他给忘掉了一样。虽然庫什里亚这个人的一生在他生活着的世界上并不是占有不重要的地位的。

潘诺娃对人物感情心理上的确切观察，在她的叙述中大量的抒情的插笔，细致的生活情节都不能使那些年代生活的真实情景再现，按我们的看法，这主要是由于作者不自觉地把历史时代的社会内容写成是一般人性的感情中的自发力量，并把这些人物身上的社会性的部分和个人的一切绝然分开了，小说成了各种各样不同的事物和艺术上重要性各不相同的因素砌成的包罗万象的作品

了,正因为这个,它不能表达出我們社会发展中艰难而复杂时期的历史特征和时代的基本精神。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美学要求我們,在衡量一切关于美学的重要性和关于文学作品的质量問題时,首先要看到艺术家对生活現象从历史角度理解的明确程度和深度。

姜 力譯

(原載《旗帜》1959年1月号)

薇拉·潘諾娃 (节譯)

鮑古斯拉夫斯卡雅

.....

的确,潘諾娃这种表面上沒有热情的描写方法、純客观的叙述是和契訶夫的精神相符合的,但是在这种表面不热情的态度下面,听得出女作家对劳动人民的热爱和对庸俗、自滿、狂妄叫囂的不可調和的憎恨。正是表面上不热情的叙述,在当时引起了对契訶夫的指責,指責他是客观主义和冷漠无情,——这些意見也常常有人加在潘諾娃的作品上。苏維埃女作家不在作者的直接評述中,而是在主人公的行为和动作中揭示他的本质,这种傾向也近于契訶夫。正是在这些行动中,而不是在作者的插笔和叙述中,包含着潘諾娃的爱和恨、她的褒和貶,她所揭露的和想望的事物。潘諾娃还有一种可惊的本領,她善于表达生活的激流,发现不使人注目的平凡东西的美质,和人們內心的真正的偉大,与虛伪的、假装的偉大相对照,这种本領岂不使我們联想到《跳来跳去的女人》的作者(指契訶夫)嗎,他那样无情地把自己的女主人公(爱好虛名、毕生接交名流的女人)和她的丈夫戴莫夫(一个謙逊的医生,虽然和她生活在一起,然而却被她忽略了)

真正偉大的人) 提炼成当时生活中的令人惊叹的典型。

但是，如果契訶夫的“小人物”由于他当时生活中的窒息、庸俗和精神上貧乏而痛苦得难以忍受的話，假如契訶夫也責备自己的許多心愛的主人公軟弱和懦怯的話，那么，潘諾娃的“小人物”之所以变得偉大，是因为他的劳动和生活具有崇高的目的，在他的行动和感情中充滿了新的思想。潘諾娃笔下常見的多半是創造着新世界的普通人民的代表所具有的美质与才能，而不是“小題目”，不是对一些生活末节所抱的致命的癖好。最后，值得我們思考一下，潘諾娃的創作指导思想如何，在她看来世界是怎样的，为什么在描写它的时候产生这种風格——从容委婉，充滿了內在的戏剧性，采取了別人沒有看到的許多生活細節。

.....

潘諾娃最近的一部作品是《感伤的罗曼史》，女作家产生了讲述那样一代共产主义建設者的願望，他們曾肩負国内战争，忍受物质上的貧乏、新經濟政策期間的失业和第一个五年計劃初期的困难，但是他們沒有停止斗争，沒有喪失理想，在最困难的条件下保持着对共产主义思想的忠誠。

潘諾娃这部小說的主人公是謝伐斯季亞諾夫，在他現在回忆到的那些事件发生时他是十九岁。謝伐斯季亞諾夫在十九年里體驗了穷困、孤苦、由于負累亲人而感到